

靠理性的智慧

于光远治学方法

◎ 于光远 著

海天出版社

◎ 于光远 著

靠理性的智慧

于光远治学方法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靠理性的智慧：于光远治学方法 / 于光远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2007.4

ISBN 978-7-80697-960-0

I. 靠… II. 于… III. 于光远—治学方法 IV. G7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42230号

海天出版社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旷 昕 林星海 责任技编：蔡梅琴

封面设计：熊 辉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2.50

字数：180千字 印数：1-6000册

定价：22.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抠一下“治学”这个词儿	1
治学者的基本素质	6
求真——治学之根本	10
治学者的社会责任	13
概念的确立及运用	16
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	22
怀疑一切	26
防止自己的研究成果异化	30
学成于勤	34
既要“惜时”又要“创时”	36
治学中的“兴趣主义”	40
务 实	43



“方法”为何物？	47
学聪明·聪明学	50
心中要有许多问号	54
当敬一事师、一理师	56
治学要有相应的方法	60
“于光远坐轮椅走天下”	62
治学也要现代化	65
重视第一手材料	68
考证、考据、乾嘉学派	72
治学需要人才和物质保证	76
雅事俗说，俗事雅说	79
考虑选题的经济学	82
研究成果不妨先写随笔	84
不要瞧不起故纸堆	87
温故求新	90
乐在创造中，乐在自由中	92
“方法”与“态度”的统一性	96
“治学”与“处世”密切相关	98
不使用没有经过自己批判过的语言	99
藐视貌似强大实则虚弱的力量	104
学聪明是治学方法中很重要的一条	106





记学聪明日记·办学聪明杂志	108
靠理性的智慧弥补感官的缺陷	110
争分夺寸进尺看千里	112
查明一个词的意思来源	113
治学总要超越前人	115
减 迂	116
“我就是我”	117
拒绝认识外因素进入认识过程	118
学问来自“学”和“问”	119
我的“五层次说”	120
“我从不浪费自己的力量”	122
治学靠自由，自由靠自己	124
慎用旧格言，创造新格言	127
偏爱难免，偏见力戒	129
“望家” 议论	131
重视通俗	133
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135
“闻风而动”、“追”与“反潮流”	136
要“讲”为什么，要“问”为什么	138
不要害怕“批判”这两个字	140
反省胜于检讨	142



不要忘记主体	144
读好书，用好书	146
充分利用图书馆	148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151
双浅斋	152
治学要有高目标	154
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	157
韧	159
拒说官套话，少说客套话	160
发挥老年优势	162
学者要学会当编辑	164
写文章不妨大胆一些	165
反驳的必要	167
才用日生，思引不竭	169
讨论、求教	171
充分利用工具书	174
坚强意志、积极工作、耐心等待	177
触类旁通	179
研究《论语》对治学方法的论述	180
附录：答北大经济学院研究生问	183





扳一下“治学”这个词儿

我想先考察一下“治学”这个词儿中“治”字的本义，也就是要考查一下最早使用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的涵义。我想到的办法就是去查手边的两部《说文解字》。先查的是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清嘉庆十四年孙星衍重刊木刻的版本。查的结果是发现“治”这个字，读音不是zhì而是tái（台）。“治”字一半的“台”，它的意思是一条在山东入海的河流。在“水”这个部首里，再也查不到现在我们使用的具有“治”这个字的意思的第二个字。

这就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还不算奇怪，奇怪的是在“水”字部首的字中却看到一个“汨”字，它的释文竟是：“治水也，从‘水’，‘日’声，于笔切。”在这里，倒出现了一个“治”字，而且在释文中出现“治水”这个词儿。接着我查了一下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7月出版的三卷本2468页的《说文解字今释》。这本



书上在这件事情上所写，可以说完全与中华书局版的相同，只是多了介绍段玉裁讲的“汨”这个字还可以音读“古忽切”（即上声的 gu，如股、谷、骨等）。直到现在我不知道“治”这个字的起源是什么。我“望字生义”和看到“汨”字的释文“治水也从水曰声”，估量部首是“水”中的那个“治”恐怕是最早的。自古以来就有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反映了中国自古以来对水利水害特别敏感的国情，这一点在思考“治”这个字的由来时恐怕还是应该想到。

最后我又查了一下最普及的收有一万个单字的《新华字典》中关于“治”这一个字的涵义。字典中列出七义：①管理、处理。如“治国”、“治丧”、“自治”、“统治”。②整理、治理。如“治水”、“治山”。③惩办、惩治。如“治罪”、“处治”。④医疗。如不治之症，可引伸到消灭病的和灾害的虫。如“治蝗”、“治蚜虫”。⑤从事研究：治学。⑥社会治理有序与乱相对。⑦旧称地方政府所在地。“治学”是其中第五条，离“治”这个字的本来的涵义甚远。不过“治学 = 研究”这样的解释倒很清楚。这本字典却把“管理”、“处理”这样的涵义放在最前面，它就一定意味“治”字的本义就如此。而“治学”中的，看作“从事研究”的那个“治”，看作“管理”、“处理”这样的涵义的引伸。只是字典看重统治国家、治理地区、管理工作、处理问题等罢了。

说到“治学”，“治”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





工程科学和“治”哲学社会科学不是没有共同的地方，尽管它们之间有相当大的不同，二者却有共同的规律性。我在这本书里讲的“治学”，既要写研究所有学问共同的东西，同时主要着眼于哲学社会科学。

我想先讲一下“治学”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说的是“治”学，不是“自学”。这个“治”是“治理”的“治”，“医治”的“治”。当然“治”学不是去治理或者医治什么学问，“治学”简单说来就是“研究学问”。

进一步再问，“研究”又是什么呢？我这个人就是爱抠字眼，请大家允许我从从容容地抠字眼。也许人们认为我在故弄玄虚。但是我自己认为“抠字眼”在我的治学方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人自己做过研究、写过论文，带过研究生，但是不喜欢抠字眼。我认为治学方法可以因人而异、允许有不同的看法。我承认他们这样的想法和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可是我既然在这里讲我自己的治学方法，我就把我自己的想法、做法从从容容地讲下去，一节不够就讲两节。

既然提出“什么是研究”的问题，第一步就要对“研究”这个事物作一点分析。

研究必有主体——谁来研究？谁在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先当然是“我”在研究。“我”就是研究的“主体”。这个“我”，可能是一个一个人，也可能是某一个集体。也就是说有“两种研究”：“个人研究”和“集体研究”。



首先讲“个人研究”。因为研究是用脑的活动或者叫脑力劳动，而脑子（大脑）是长在一个一个人的人身上。所以要首先讲“个人研究”，然后再讲“集体研究”。比如组织了一个课题组研究某个课题，就是“集体研究”的一种形式。

由于世界上不存在集体的大脑，因此我们即便考察的是“集体研究”，这时存在作为研究主体的“我”，基础仍是一个一个人的人，一个一个的“我”。

再进一步“集体研究”中的我是怎样形成的？它不是靠世界上不存在的“连体的大脑”，而是靠参加集体研究的个人，经过身外各种形式的交流（交流材料、交流思想），结合成为一个作为“研究主体”的集体的“我”。治学态度说到底，也是以参加集体的那些一个一个人的治学态度为基础。当然在集体研究中，每一个人所起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比如课题组的负责人的治学态度对工作的影响就比一般的参加者要大。因此我们要求一个一个的研究者的治学态度端正，这是基础。然后再采取其他办法——例如举行集体讨论，在集体研究中，接受哪些看法，排除哪些看法。同时抑制或排除外界对这次集体研究的不合理的干扰，来使集体研究得以健康地进行。

我在拙著《我的教育思想》中说“教育是认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统一”，进一步说，治学也是认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统一。因此即便我们回过头来考察在离群索居





情况下的“个人研究”，这种研究的主体，也绝离不开社会，一定会接受他人的影响，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

讲过主体还应该讲研究客体。没有“研究主体”就不成其为研究，没有“研究客体”也不可能有什么研究。没有“客体”的“研究”是无的放矢，“的”字在这里是靶子，“矢”谁都知道是箭了。没有靶子，当然无所谓放箭。你手上的箭就是废物。我有一个老朋友，我只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李敦白。我同他是1946年在延安清凉山认识的，他是延安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多年前有一次我同他见面，讨论起主体客体的问题，研究 subject、object 两个词儿。我认为这两个词儿都有 ject 这个词尾，而这词尾又似乎同“射”这种行动有点关系。后来他回到美国西雅图写信给我，说他查了一下，结果同我猜想的差不多。

讲完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之后，还应该讲“研究”。“研究”这种行为本身就是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认真动脑筋下功夫。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打算另写一条。

总之“研究”或者是“从已知探索未知”，或者是虽已知之，但知之不详，知之不确，或者是成了应该再一次肯定的正确的论点，然而尚缺乏有力的论据，尚不能使论敌折服，而必须认真从事的一种活动。



治学者的基本素质

讲了什么是治学，接着再讲讲对从事研究的人——治学者（或学者）和对治学者的基本要求。

关于治学和治学者的关系，我想说这么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治学就是使自己具备治学者的基本素质。

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人，其中又有许许多多属于知识文化领域的专家。例如擅长画画的画家；擅长奏乐的、歌唱的、作曲的音乐家；擅长电影、话剧、京剧等地方剧、舞蹈的表演艺术家；擅长写作诗歌，小说、散文的文学家……他们都是属于知识文化领域专家，但还不属于我们现在说的治学者，或者大家熟悉的称呼为“学者”的人。学者是许许多多专家中的一种，他所擅长的就是研究。我曾找出《辞海》查过其中“学者”这个条目，在释文中引用孟子、荀子和史书，指出学者的两个涵义：一是求学的人，做学问的人；二是对学问有造诣的人。查之后也有收获。不过我认为还应该对这个





问题想得更具体、更深刻些。毫无疑问，任何专家都要接触生活，接触事实。学者的特点是不满足于对生活、对事实的描绘或感受，而要把事物的本质概括出来。因而一天到晚跟概念打交道，需要对自己的信念进行论证。我们研究工作者要在自己的治学中，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学者基本素质的人。

自从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不要搞“应试教育”，而要搞“素质教育”的决定以来，“素质”两个字讲得似乎比以前更多。讲“素质”，就有人的一般素质和我们要讲的某种人的特别需要具备的素质两种。在这里我想讲的就是研究工作者——学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因此，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这个研究工作者所必备的素质究竟应该强调哪几条。总之，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可以成为学者的。我们可以说不但那些只有一些普普通通知识的人不能具备学者的素质，就是知识非常丰富，甚至对社会生活的某个领域具有丰富的专门知识的人，也不一定是学者。上面我们讲过，有各式各样专家，如各种类型的艺术家、文学家等，他们也不是学者。现在我再补充一点，就是两个人所熟悉的领域相同，其中一人的知识非常丰富，可是他不得从事科学研究，而是从事经营经济文化事业，他也不是学者，也还没有具备学者的素质。

这就是说，学者还需要具备学者所必备的特殊素质。

那么到底具备哪些特殊素质才能说是学者呢？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弄清楚，学者和想做学者的人更应该弄



清楚这一点。以便通过研究改造自己，使自己变成一个具有这种素质的人。

关于学者所应具备的特殊素质，我想首先介绍许多年前我看到的俄国普列汉诺夫的一句话。普列汉诺夫是列宁同时代的革命家和学者，略早于列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先驱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列宁才与他分手。普列汉诺夫说的这句话是：“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是他能够做到旁征博引，掌握充分的论据。”也就是说，普列汉诺夫认为，学者必须是一个知识渊博和勤于收集材料来进行论证，不满足于论据还不够充分这种情况的人。

换句话说，普列汉诺夫认为学者的特殊素质之一是“言必有据”，而且要有充分的根据。

讲根据，当然要讲得充分，因此学者就应该具有能够旁征博引的本领。

许多年前我看到普列汉诺夫这句话，在很欣赏的同时，加上另外一句：“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是他能够做到概念清楚，具有严格的逻辑力量，因而在论争中是雄辩的人。”因此我经常说，学者应该注意咬文嚼字，养成咬文嚼字的习惯，把概念名词抠清楚。也就是说，我认为学者必须是一个思想逻辑特别周密的人。“咬文嚼字”过去常被人们作为贬义词来使用，于光远在这里把它作为褒义词使用了。

于是我归纳出学者的两件武器——“旁征博引”和





“咬文嚼字”。第一件专用武器是“学者之为学者，就是他懂得并且善于‘旁征博引’”。这话是普列汉诺夫说的。第二件专用武器是“学者之为学者，就是他懂得并且善于‘咬文嚼字’”。这话是我自己说的。我在治学中树立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时，要求能够做到概念非常清楚，没有模棱混乱的情况。思考一定要使用清晰准确的概念。用这样的概念去抓住事情的本质，明白要领所在。于是“咬文嚼字”，就成为学者的另一件专用武器。学者中惯于使用不清晰准确的概念的人不少。许多混乱就是由此产生。所以说“旁征博引”和“咬文嚼字”这二件学者的专用武器，一件也不能丢。



求真——治学之根本

我想把治学态度的基本点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求真”。汉语里的“真”至少有两个涵义：“真假”里的“真”，“真伪”里的“真”。这两个“真”，它们的意思基本相同，而且密切相关，但在汉语中还是有区别的。

我在这里讲治学态度时讲的“真”，基本上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的“真”，即“真假”里的那个“真”。也就是事物本来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认识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就说认识到了事物的“真”相，或者说我们认识到了事物的“真”面目。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事物的“真”相，而是把事物“认识”成另外的东西，我们所“认识”的就是“假”的了。

在讲清楚从认识的角度来看的“真”的涵义后，我们为了认识到事物“真相”的努力就用“求真”两个字来表达。

接着我们来讲“真伪”里的“真”。同这个“真”相

